



刀下生花的肉屠爷爷

重庆市涪陵城区第七小学校兴涪校区
五年级9班 陈杨熙
指导教师 张凤

爷爷的名字在老家是块响当当的“金字招牌”，街坊邻里提起他那把肉刀，眼神里都带着三分敬畏。这方圆十里的“肉屠子”里，论刀工细腻，他称第二，没人敢认第一。

爷爷生得就像从旧戏本里走出来的屠户——浓黑的眉毛如墨染的扫帚，寸头硬得扎手，五短身材却透着股敦实的力量，走起路来肚子随着步子轻轻晃悠，时常叼着一个烟斗，自带一股江湖气。但他最让人服气的不是长相，而是规矩：但凡切肉差了顾客分毫，分文不取。听说这话他说了三十年，从没食言过。

那年腊月赶大集，猪血的腥气混着炸油条的香味飘满了整条街。爷爷的肉摊前被围得水泄不通，只见他把油布往案板上一铺，铜盆往旁边一磕，亮开嗓子喊：“刚宰的土猪！有精肉，有排骨，指哪儿切哪儿，差半两算我的！”话音未落，一位穿藏青棉袄的中年汉子拨开人群：“给我来三斤纯瘦肉，

半星肥膘都不能带，你敢应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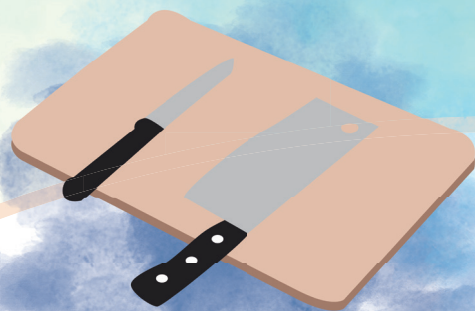
围观的人“嘶”地吸口凉气——猪身上哪有一点肥膘都不带的纯瘦肉？爷爷却把烟袋往围裙上一磕，嘴角扯出笑纹，右手“唰”地抽出锃亮的薄刃刀，刀刃在晨光里晃出银弧。他左手往肉案上一拍，挑出块红白相间的五花肉，指腹在肉皮上蹭了蹭，那动作像抚弄琴弦。有人低声嘀咕：“完了，这么肥的肉咋切出纯瘦？”

爷爷不搭话，手腕突然翻转，刀锋贴着肥肉层轻轻一旋，左手大拇指顺势一推，那层雪白的肥膘便像蜕下的蝉翼般滑落，露出底下殷红的精肉。人群里响起“啧啧”声，那汉子却指着肉缝里半根细如发丝的肥丝：“这儿还有！”爷爷眯眼瞧了瞧，放下薄刃刀，抄起锃亮的砍刀往磨刀棍上“嚓嚓”蹭了两下，刀锋闪过冷光。他曲起食指在肉上敲了敲，突然手腕一沉，刀尖精准扎进肥丝根部，大拇指和食指捻住肉皮轻轻一旋，刀刃顺着

肌理往上一挑——那点肥膘竟像被丝线牵着般飘落，精肉上连个刀痕都没留。

“好！”人群中爆发出喝彩，有人拍着大腿喊：“这刀工，绝了！”中年汉子的脸从红涨到紫，最后摸出钱袋时，手都有点发抖。爷爷接过钱也不数，随手揣进围裙兜，又拿起油布擦刀，刀刃上的光映着他眼角的笑纹，亮得晃眼。

如今，爷爷的案板还摆在老地方，那把磨得发亮的薄刃刀依旧在他手里耍得像条银蛇。他常说：“杀猪卖肉不算啥本事，让刀听人话，才是真功夫。”这话像案板上的刀痕，刻在每块经他手的肉里，也刻进了老街坊们的心里。



我们家的顶梁柱

重庆市云阳县凤鸣镇凤鸣小学
四年级6班 晏洪涛
指导教师 李坤渝

你可知道，我们家的顶梁柱是谁吗？恭喜你，回答正确，是我的爸爸！奶奶常常在我耳边说：“你爸爸是咱们家的顶梁柱哦。”这时，妈妈也在一旁微笑着点点头。

当然，我对此深信不疑。爸爸长得高大魁梧，皮肤黝黑，说起话来声音像洪钟，做起事来手脚麻利。家里的脏活累活都是爸爸干，可爸爸总是乐呵呵地说：“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嘛，这是我的殊荣。”我们一家人听爸爸这么一说，都咧开嘴笑。

每天早晨，爸爸总是对我叮嘱一番，然后就早早地出门了。他为了照顾我们这个家庭，没有出远门打工，就在我们镇上找了一份送快递的工作，风里来，雨里去。我从来没见他休息过。每天晚上，看到爸爸从外面回来，带着一身的疲惫，我都很心疼。妈妈赶紧递给爸爸一杯水，说：“今天辛苦了。”爸爸只是笑笑，然后抱起在地上玩玩具的妹妹亲个不停，还一个劲儿地问：“想爸爸了吗？”我急忙跑到爸爸跟前，大声说：“我想您！”爸爸听了，哈哈大笑。他抚摸着我的头，亲切地问：“作业做完了吗？”我一个劲儿地点头。“我儿子好样的，学习靠自觉。”爸爸直夸我。我听了，心里甜甜的。

现在，妹妹也长大了些，家里的花费更大了。为了给家里增加收入，一家人商量决定，爸爸出远门去打工。我很舍不得爸爸走，可又不得不让爸爸走。那天，我、妈妈和妹妹送爸爸到车站，爸爸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你现在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，我不在家，你要听话，照顾好妹妹，别惹奶奶和妈妈生气哦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说：“爸爸，您放心。”

看着爸爸离去的背影，我心里暗下决心：“爸爸，您为了这个家起早贪黑，不辞辛劳。等我长大了，我一定要当这个家的顶梁柱，让您好好休息。”